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五節

且說大家喝著酒，金頭虎說道：「蕭三大伯，您得給我幾百兩銀子，見面分一半。」蕭三俠不知道賈明說的是哪回事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事見面分一半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伯，張奇善那口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值二千兩銀子不值呢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那口寶刀可稱無價之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伯，你將那口寶刀得到手中，還不給我弄三百四百銀子嗎？見十抽一，也得弄三百兩銀子呀。」老俠客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這是何人呢？」列位，三俠進王府來到銀安殿西配殿，一拐角的時候，老英雄倒是看見前邊有一道黑影，老俠客在後面一追，那條黑影轉過西配殿去，可就蹤影不見了，恰巧趕上賈明打正殿上就掉下來啦。工夫不大，小弟兄們就由南配殿上下來動手，俱都被張奇善拿獲，老俠客可就顧不的那條黑影了。等候將十一人捉拿完畢，張奇善與石朗說話的工夫，老俠客將十二個人救了，遂夠奔蕭家寨而來。那位盜刀之人，老俠客並不知道是誰，此時老俠客聞聽張奇善丟寶刀啦，這才想起進王府的時候那道黑影，大概盜刀之人必是此人。蕭銀龍在旁說道：「此事恐其鬧大了，張奇善的寶刀愛如珍寶一般，寢食不離左右，一旦間被人盜去，豈能善罷甘休？倘若父親的兵刃被人盜去，請問你老人家容忍嗎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那豈能忍受。」蕭銀龍又說道：「如果真有此事，大人必然揣度綠林道有名的人物，武術超群的能人，笨家子決不敢辦這宗事。事怕反比，張奇善丟了寶刀，必然想到咱們父子這裡，若是想到咱們這裡，必然假說捉拿大清國的奸細，前來搜索。那時節十二位兄弟們俱都在此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老俠客聞聽說道：「吾兒所說深有道理。現在趁早設法將你十二位兄長救出台灣，然後有什麼事，再作道理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怎樣救出台灣呢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江中卻有小船，你們主僕先扮作打魚模樣，前去暗探一番，看去大清國的要路有官人把守沒有，然後再作道理。」少爺去不多時，打扮出來，青布褂褲，白襪雲鞋，兩個小抓髻，真似漁郎一般。老家人扮作一個老漁翁的模樣，主僕二人遂夠奔江口，來到江口，登了漁船，直奔去大清國的關口打聽消息。原來水旱關津渡口，俱都官兵把守，水泄不通，凡出口的船搜索以後才能放行。主僕二人看的明白，急忙將船駛回，天到晌午的時候，主僕二人回到蕭家鎮。少爺遂將水路情形，如何官人把守嚴密，難以出關的事情，與老俠客及眾兄弟們說了一遍。老俠客聞聽，甚是為難，思索多時，遂說道：「你眾弟兄決不能在此久待，倘有疏漏，必難逃出台灣。老夫倒有一計：現在蕭家寨獵戶甚多，每日行圍彩獵，你眾弟兄可以扮作獵人模樣，再請寨內各家獵戶，一同出圍彩獵，你眾弟兄混在其中，不難混出台灣。」

眾弟兄聞聽此言，俱都說道：「老俠客此計甚妙，如此就趕緊辦理吧。」老俠客遂打發老家人去借獵人衣服，家人去不多時，抱來有十幾身獵衣，眾人俱都更換衣服。黃三太將要更換衣服之時，就聽家人進來報告道：「員外爺，大事不好，現有石元帥帶領三千馬步軍隊，前來搜莊，聲稱如有隱藏大清國的奸細者，一律同罪。」老俠客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石元帥來的好快呀。待老夫上隱身樓看動靜。」原來三俠客蓋了一座樓房，名為隱身樓。此樓四面有板，板上有胡椒眼窟窿，人在裡面可以往外看，外面的人可看不著裡邊。老俠客夠奔隱身樓，眾兄弟在後跟隨。來到樓上，只見石朗率領大隊人馬，塵灰連天，奔莊而來，人喊馬鳴，地動山搖。蜈蚣旗直擺，皂蓋旗亂翻，旌旗遮住蕭家鎮。老英雄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叫道：「老人家，取過老夫金背折鐵寶刀，三隻紫金鏢，三隻紫金毒藥飛叉。」復又叫道：「三太賢姪，隨我殺出蕭家鎮，倒反台灣省！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對啦，這才好吧！這就叫官逼民反！宰一個夠本，宰兩個賺一個。亮傢伙！」此時三太攔阻道：「賈賢弟不要如此。你能豁出去啦，蕭叔父在此居住多年，房產地業俱都在此，倘若與官兵動手，一家老少俱有性命之憂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麼咱就叫人家捆去吧，我可怕台灣省的人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眾位兄長，不必如此，大家商議萬全之策。」即叫一聲：「父親，事要三思而後行。如若出莊動手，就是父親可以與石大帥動手，石大帥那一對銀妝鏢，武藝超群，無敵天下，我弟兄十三人，也不是人家一人之敵手。況且還是眾寡不敵。你老人家若是與石元帥動起手來，人家馬隊回省城內，報與張奇善，那張奇善秉性甚暴，必然派大隊前來。咱這蕭家鎮乃是彈丸之地，平了之後，放火燒殺，三百餘戶，必然化為灰燼，到了那時後悔晚矣。」蕭三俠聽罷此言，不由得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孩兒，我豈不知？無奈事情擠到這兒啦，有為父三寸氣在，焉能叫你黃三哥被人拿去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您且息怒。依孩兒之見，父親可以出莊迎將上去，面見石元帥，求石元帥不必搜莊，以免驚動百姓。石元帥乃是高明之人，愛民如子，父親若是以好言哀求，百元帥不進莊村，也未可知。倘若石元帥非此不可，那時節再與他動手，還不為遲呢。」老英雄遂叫道：「銀龍，將你十二位兄長全都隱藏在密室之內。」語畢，遂下了隱身樓，叫道：「家人，你去到莊中約請莊中幾位父老，就說老夫有請，有要事相商。」老家人答應遵命，去到莊中，約請了八位上歲數的老頭。那八位老者來到蕭宅，老俠客迎請入內，分賓主落座。家人獻茶已畢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現有石元帥帶領三千馬步三軍前來搜莊，聲稱捉拿大清國鏢行的奸細。倘若石元帥帶領大兵進得莊中，咱這蕭家鎮三百餘戶，難免驚慌。況且大兵搜宅時，必有一番損失。男女老幼無故受此驚恐，如何是好？老夫擬協同眾位老兄，前去面見石朗，請石元帥大兵不進莊村。不知眾位老兄可肯協同小弟前去嗎？」那八位老者齊聲答道：「蕭老俠客，此言甚合我等之意。咱這鎮中三百餘戶人家，向來奉公守法，又不曾欠下皇糧國稅，為什麼大兵洶洶，何故搜索居民住宅？現在百姓老幼一聞石元帥大兵到來，俱都嚇得無處藏躲，不知何故搜索居民？老俠客不招我們前來，我們還要與你老人家相商呢。面見石元帥，請他將大兵退去，以免百姓惶恐。咱們就此前去面見石朗。」內中又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石朗若是不聽美言相勸，拚著我這條老命不要啦，也要與他理論的。這不是反了嗎？過好好的日子，無緣無故的大兵將莊村圍繞，按戶搜索，這還了得嗎？」三俠說道：「老兄不必如此著急，大概石朗必然能順從民意。皆因為石元帥素常愛民為懷，台灣的國政，俱都是石元帥一人的謀畫，所以他決不能暴虐的。」

眾老者商議已畢，遂出離了蕭宅。早有莊丁打探，現在石元帥在西莊門外，眾位老者遂夠奔西莊門而來。來到西莊門一看，只見眾莊丁全都亮出兵刃，在莊門內雄赳赳，氣昂昂，未開柵欄門。石元帥的馬在莊門外站著，大兵將蕭家鎮圍得風雨不透。老俠客來到眾人面前，遂說道：「你們欲要何為？現在王爺的兵馬圍繞莊村，又是石元帥統領，你們竟敢在莊內亮出兵刃，這豈不成了叛逆嗎？還不將兵刃收起？下去。」列位，蕭三俠在蕭家鎮上乃是首戶，眾莊丁都是與三俠學藝的，三俠要說出話來誰敢不聽？莊丁們一聽三俠叫退下去，全都唯唯而退。老家人將西柵欄門開了，三俠在前，八位老者在後，走出了莊門。三俠一看，石元帥身穿便服，十字絳英雄帶，背插一對銀妝鏢。那八位老者夠奔石元帥馬前，跪倒於地，在馬前哀求石元帥，請免大兵進莊，以免百姓驚慌。三俠一看八位老者跪在石元帥馬前，三俠心中暗想：石元帥雖然是官職在身，他穿的乃是便服。他既穿便衣，我就不能跪他，老英雄思索至此，一飄銀鬚叫道：「石元帥，小民蕭杰不知元帥駕到，有失遠迎，當面請罪。」石元帥一看，蕭杰單腿點地，馬前行禮。石朗趕緊翻身下馬，遂叫道：「老當家的免禮。石某便服，不便行禮。老當家的出得莊來，不知有何事故？昨夜王府突然來了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大鬧王府，俱被王爺拿獲，幾句話的工夫，那十二位保鏢的不知被何人救走，並將王爺的寶刀盜走。若是不將王爺寶刀盜去也不能鬧得這樣翻天覆地。所以王爺令下，先在城內按戶搜查，如有藏匿鏢行十二人者，一體問罪。石某帶兵前來，不過是搜查奸細。百姓父老們不必驚慌。」石朗說著話，將八位老者俱都挽起，復又說道：「眾位老者，恕石某少禮。」

列位，石元帥乃是二千歲，又是領兵的大元帥，他與百姓們就這樣的良善，可見昔日的官宰非常親民了。石元帥又說道：「並不是蕭家鎮如此，各處俱都一律搜查，鄉老們千萬不要驚恐，搜的是奸細，良民決不能受損的。」老英雄在旁說道：「元帥素常愛民如子，有口皆碑，現在雖有王命在身，仍求元帥體恤百姓，網開一面。我蕭杰保鏢為業，三十餘年，現在有大清國的鏢行之人，大鬧王府，盜去王爺的寶刀，此事固然關係重大，但是蕭家鎮上百姓素常奉公守法，俱都是安善之民，鏢行之人決不能與蕭家鎮上的百姓有關係。蕭杰既然保鏢為業，或者能與鏢行之人有關，望求王爺免搜鎮上百姓之家。王爺請聽，現在百姓婦女們不知何故，忽然大兵圍莊，哭得實在可憐，慢說是盜刀的奸細，就是大清國來了賓客，也不敢隱瞞，必得報告官面，注戶口冊子。王爺請想，豈能暗藏大清國的奸細？就請王爺搜我一家，其餘決不能有敢收留奸細者。」石朗聞聽蕭杰說話，察言觀色，蕭杰並沒有一點驚恐

之色，真是談笑自若，說出話來，全是在情在理。石朗心中暗想：三俠客乃是成名的人物，他既然要求我，我若是非搜不可，他決不能善罷甘休。他們行俠作義之人，豈是畏刀避劍之輩？這老頭子說話之中，柔裡有硬，他叫我搜他，不必搜別人，我若是由他府中將那十二名保鏢的搜出來，他就叫我帶著走嗎？他必然與我動手較量，那時節我與他一動手，馬軍必然與王府報信。王爺乃是剛愎之人，立刻發下號令，再發大兵將蕭家鎮抄滅，老少雞犬不留。蕭家鎮黎民百姓無故遭此塗炭，豈是愛民之道？再說我昨天看黃三太、楊香五等俱都福壽之相，並沒有一點輕薄之態，將來必都成其大器。我也是大清國的人，常言說得卻好，水流千里歸大海，我何必與大清國的人為仇作對呢？石元帥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隊官們何在？」只見過來四名帶隊的官長，與石元帥躬身行禮道：「末將在此。」大帥遂吩咐道：「蕭家鎮內百姓，素常奉公守法，耕讀獵戶最多，你們可曉得此處居民，可有與大清國鏢行的人來往的嗎？」內中有一位隊官答道：「隊下素知蕭家鎮黎民百姓全都安分守己，無有與大清國鏢行之人往來的。」石朗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將蕭當家的府上搜上一搜吧，黎民住戶就不必搜了。」四位隊官答道：「大帥明鑒，謹遵大帥之命。」石元帥又說道：「搜索蕭府，不許攪擾，一草一木不許動人家的；如有違命的兵士，本帥必以軍法治罪。」

四名隊官遂帶了四十名兵士，直奔蕭宅而來。這四名隊官之中，有兩位是蕭三俠的徒弟，還有兩位借過蕭三俠錢的。皆因為蕭三俠仗義輕財，又好結交官面的朋友，上至軍官，下至兵士，有求必應，所以王府裡的當差的沒有不認識蕭三俠的，沒求過蕭三俠的很少，今日蕭三俠佔便宜，可就因為素日輕財的好處啦。蕭三俠一看派的這四位隊官，兩位跟三俠學藝的，兩位與三俠素有來往的，蕭三俠心中可就有把握了，遂對四位隊官抱拳說道：「四位大老爺，欲要搜我的宅院，我有一句話要對四位大老爺說明，求四位大老爺原諒。黎民百姓素日奉公守法，無故的搜拿奸細，如果搜著奸細，當然是罪有應得，拿到當官治罪，如果要是搜不著奸細呢？請問四位大老爺應當怎麼辦？」

列位，蕭三俠這就叫不說理，對石朗要求不搜全莊百姓，單搜自己的宅院，石朗應允；派四名隊官要搜去，蕭三俠又與官人言說搜不出奸細來應當怎樣？石朗在旁聽得明明白白。皆因為人的聲名大，說話有價值，若平常之人，不用說與官面不說理；就是說理，官面都未必聽。皆因三俠威鎮南半壁，無人不知，聲價太重了，要不然大隊早就進莊院啦，還容絮叨嗎？這四位隊官一聽，三俠說話有點不叫搜查的意思，四位隊官面面相看，全都不好意思的去到莊內實行搜查三俠的宅院。還是三俠的徒弟開口道：「眾位老爺，咱與元帥回稟，就說蕭老俠客決不能容留匪人，要是搜不出來，大家都不好看。」那三位隊官一聽，齊聲說道：「元帥如果允了咱們的要求，那就於咱們與老俠客的面子上都好看了。」四位隊官將此意與石元帥一回稟，石元帥說道：「你們敢保蕭當家的，就不用搜啦？但是有了差錯，你們必須負責。」四位隊官說道：「回到王府，元帥就將搜查蕭家鎮的責任，放在隊下的身上，如果若是有了差錯，隊下等情願負責。」石元帥說道：「你們大家既是都保蕭當家的不會容留奸細，本帥就不搜了。」語畢，石元帥這才上了驢，在馬上對蕭三俠說道：「蕭老俠客，你太護庇鄉親了。」石元帥此時心中早已明白，鏢行的人一定在蕭三俠的家中呢，要不然蕭三俠決不能不叫搜。但是石朗可不是懼怕三俠，他也是愛惜鏢行十二位人才，又與勝英是朋友，三俠又是當時的人物，為的是暗中交三俠這個朋友。這都是三俠素日為人光明正大，仗義輕財的好處，所以石元帥才有這樣對待。石元帥上了馬，這一句「蕭老俠客，你太護庇鄉親了」，蕭三俠聞聽此言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控背躬身道：「小民立志不交無益友，存心當報有恩人。」石朗說道：「老俠客莫忘了存心當報有恩人。」語畢，傳下令去，三千馬步軍隊，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夠奔省城去了。蕭三俠一回頭，只見那幾位老者戰戰兢兢，在那裡呆呆的發怔。三俠說道：「眾位老兄，且請各自回家。再有何事，兄弟必然約請眾位老兄相商辦理。」那幾位老者，齊聲說道：「還是老俠客威名遠鎮，石元帥今日這個人情，都送與老俠客了。若不是老俠客，咱這蕭家鎮難免這一場大禍。」蕭三俠抱拳說道：「諸位老哥哥抬愛了。」語畢，眾老者各自回家不提。

且說三俠與石朗說話之際，早有家人們報告了少爺。少爺及十二位弟兄得到了此信，大家來到前院客庭，仍舊張羅更換衣服，打扮打獵的模樣。少時，老俠客由莊外回來，眾位小弟兄俱都打扮完畢。老俠客打發送家人去請獵戶之人。蕭家鎮三百餘戶俱都是獵戶，一聽說去大清國行圍打獵，老俠客少俠客俱都前去，誰不樂意前去呢？家人去了工夫不大，就請來百十餘位。老俠客一看，人數太多啦，恐其出關費事，遂對眾人說道：「現在大清國泰安府來了十餘位打獵的朋友，約請老夫前去遊玩遊玩，所以老夫請眾位一同前去，為的是在路上人多熱鬧。但是人也不要太多了，一撥四五十位，就可以行的。咱們現在先去三四十位，沒去的第二撥再去。」少爺遂由這百十餘位之中，挑選了三十餘位武藝高強的，大家忙亂了一夜。皆因為出遠門，鄉親鄰居們都去送行，誰沒有三位兩位朋友？都得問問大清國有什麼可帶物件沒有。不說眾人忙碌，且說三俠與少爺商議道：「現在既然咱父子俱都奔大清國，台灣地方咱不定何日回來，惟有汝母一人在家，諸事也不方便。再說張奇善若知道我我父子，將鏢行十二位送往大清，那時節他豈能善罷甘休？他一定抄沒咱們的家產無疑。所以將你母親必須安置一個萬全之地為妙。」少爺聞聽，說道：「咱們奔大清國，將我母親送往孟家寨去，不知天倫以為如何？」三俠說道：「此意正與我合。」遂派家人僕婦等，套好了車輛，將老太太送往孟家寨去了。眾人將打圍彩獵的一切物件，全都預備齊全。楊香五扮作牽著細犬，賈明扮作架著黃鷹；老美將頭罩好，背著獵槍；張茂龍、高恒、李煜等，也有帶著弓箭的，也有背著獵槍的。將他們十二位夾在當中，蕭家寨打獵人在前後兩頭。老俠客乘坐黃驃馬，背插金背折鐵寶刀，鴨尾巾英雄盔，外罩斗篷，在前領路。少爺乘跨白龍駒，背後背定判官筆一對，在後面督隊而行。兩輛大車拉著糧米鍋灶帳篷等物。第二日黎明，大家遂出離了蕭家寨，直向大清國出發。老俠客早預算好啦，當日晚間，再過水旱路，出台灣的總關口，因為晚間掌燈的時候，容易混過去。由蕭家寨出來，工夫不大，遂來到頭道關口。三俠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平日這個關口只有三五人把守，今日忽然增加十餘位把守關口之人。老俠客在馬上來到頭道關口。把守關口之人。迎頭將三俠攔住，只見那把關口的軍官說道：「什麼人？可有出關的執照嗎？」比及三俠來至那位軍官切近，那位軍官原來也認識三俠，遂問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怎麼單這個時候出關哪？」三俠說道：「自春三月間，我的街坊鄰居就欲上大清國行圍彩獵，因為人沒有湊齊。眾位上差請看，各人都是黃鷹、細犬、火槍、線槍、弓矢等物，一來是遊玩中華行圍彩獵，二則拜望賓朋。在下大清國朋友甚多，眾位差官是知道的，故此今日過關奔中華。」把關的兵士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：「前夜晚間有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攪擾王府，盜去王爺的寶刀、龍玉茶杯一盞，王爺大怒，因此王諭下來，這幾天無論何人，不准出入關口。老當家的暫且請回，您等候三五日，將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拿住，或是收禁監獄，或是斬首示眾，您再過關。」三俠說道：「眾位差官，我由莊中起身，連三尺童子都知道我是奔大清國行圍彩獵；我若是回去，於我的臉面上不好看。」把關的兵士問道：「您來了多少位呢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敝村中的鄉親跟我練粗拳笨腳的四十八位，我父子二人，共五十人。」把關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報一報四十八位的名姓吧。」蕭三俠遂將真獵戶的名姓報了十餘位，家中人口幾位，姓什名誰，清清楚楚告訴了一遍。守關之人說道：「您這四十八位之中，沒有乾別的生業的？」蕭三俠道：「那決沒有錯的。」

守關人道：「只要沒有外人，我們落不了不是，您就過關吧。」

又過了三道關口，都是原辭，俱都平平安安渡過。天至掌燈之後，路過水旱總關口。只見水旱總關口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，大隊雁排翅亮開，俱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位帶隊的武職官，跨著綠鯊魚鞘腰刀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道關口好比鬼門關一般。如若闖過去這道關口，七八里地，就是大清國地界。」老英雄來至四位差官面前，棄了座驢，將斗篷脫下，搭在馬鞍鞘上，控背躬身道：「四位大老爺請了。」那四位武職官齊聲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要過水旱關口嗎？這個面子駁了您啦。裡面四道關口已經有快馬飛報，您要過關奔大清國行圍彩獵，看望朋友。無奈王諭兩番下來，無論何人，不准路過水旱總關口。老俠客暫且請回蕭家鎮，等五七天，將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拿住，或是號令斬首，或是入了獄，老當家的再請過關。」蕭三俠施禮說道：「我四道關口，俱都過了，已經受過檢查，沒有外人。來到此處，四位大老爺若是不叫過關，我回去對於那幾道關口的朋友，面上也不好看；對於我之鄉黨，我也實無光彩。四位大老爺行一個方便，我到大清國時，將台灣沒有的物件，買一兩銀子的送與四位大老爺，總算四位大老爺交了我蕭某人這個朋友了。四位大老爺高抬貴手吧，我實無臉面再回蕭家鎮。」語畢，對著四位差官躬身施禮。那四位

差官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四十八位之中，可沒有外人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四位大老爺放心，決沒有別的事情，叫四位大老爺多包涵。」老英雄諾畢，抱腕當胸，披斗篷上了座驢。帶隊官說了一聲：「老當家的請吧。」老英雄靴尖一點鐙，一勒嚼環，真是馬踏大橋如播鼓。後面十八個獵戶，黃三太十二位在當中，後面又是十八名獵人，兩輛大車拉著行囊鍋灶，少爺蕭銀龍坐跨了龍駒，督於後面。

過了水旱關口，俱都是深林茂密，蕭三俠在馬上仰面朝天，冷笑兩聲：「台灣省雄兵二十萬，戰將幾百員，我父子略施小策，竟平安闖出台灣省，直奔大清國。」少爺蕭銀龍向前一催，叫道：「老人家不可發笑，這才出了水旱關口半里多地。再走六里地，才出了台灣，的過界牌，過界牌以北二里地，還是兩國不管的地方。古人云：僥倖之事不可高傲。天倫豈不聞曹孟德兵敗華容道，八十餘萬人馬，只剩了百餘人。至華容道時，曹操仰面狂笑：『都說是諸葛亮六略三韜，我看諸葛亮少才無智。如果華容道把住一支人馬，曹某插翅難飛。』話猶未了，號炮一聲，現出人馬，正是關公把守華容道。孟德一看，嚇得魂飛魄散，馬上控背躬身：『君侯開一線之恩，曹某待君侯不薄。昔日在曹營，上馬金，下馬銀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十名美女，敬送君侯，君侯豈忘之耶？』關公聞聽，馬上緊皺雙眉，叫道：『周倉、關平擺開一字長蛇陣！曹孟德身後大將張遼張文遠說道：『丞相，君侯擺的長蛇陣有頭有尾，有槍有刀，乃是暗放你我逃走之意。』那關公方才要放曹賊走，周倉、關平在一旁落痛淚，說道：君侯您與諸葛丞相賭頭爭印，曹孟德不走華容道，相印歸於君侯；如走華容道，君侯不能捉住，就得輸了項上魁首。』關公馬上臥蠶眉緊皺，說道：『關某寧死白刃下，曹賊的人情我不欠著。』關公後來才占了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個字。」

少爺蕭銀龍三國的典故未曾說完，忽聽迎頭正北一聲號炮響，驚天震地，東北、西北又響了兩聲，前邊樹林中燈光好似繡球一般，來回亂搖。號炮不響時，人不喧嘩，馬撤鑾鈴；號炮一響時，人喊馬號，地動山搖，燈籠火把，喊殺連天。蕭三俠抬頭一看，迎面撞出三匹座驢。頭一匹馬，金鞍玉佩，杏黃韁繩，馬上乃是一省之主，王子張奇善，馬鞍鞵得勝鉤，掛著紅毛銅的攪鋼槍。馬後邊有黑白二驢，白馬上石大元帥，黑馬上三千歲金鍾無敵將曹士彪，迎頭撞來。三匹馬後，步下百餘人，全都是二十萬人馬之中挑選的能打之人，各執應用的刀矛器皿。看正北、西北、東北，三面兵將不計其數，約四千餘人。

蕭三俠勒住座騎，在馬上將身站起，繃住了鐙繩，這才抬頭一看：兵似兵山，將似將海，實在難以闖出台灣。聽後面說道：王子親統大軍阻攔，老當家的，咱們趕緊回蕭家鎮吧。」三十六位獵戶全都嚇得膽破魂飛，一個個不敢前進。列位，像打獵，這三十餘人，乃是本村的字號，一看王子張奇善親統馬步三軍，實在害怕了。蕭三爺說道：「咱若回去，那關口此時也亮出隊伍了。眾位隨我前進，無論出了什麼事，全都有我調停。再說又有大帥在場。」三俠這料嚼環，直撞王子的艾葉青發豹。二馬相隔三丈來往，老英雄心中思索：張奇善乃是一省之主，我乃是百姓，禮法要緊。老英雄棄了座驢，脫了斗篷，掛在馬鞍上。張奇善乃是便服，頭戴鴨尾巾，身披英雄氈。蕭三俠提著大鑿，磕膝點地施禮，口中叫道：「王駕千歲虎駕在此，小民不知，冒犯虎威。千歲統領馬步全軍去向哪裡征伐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不要多問。足下等五十餘人，出台灣奔大清國，人數是五十名，早有五次探馬飛報孤家。孤家請問一言，你父子不必隱瞞，那四十八位之中，有黃三太十二個人沒有？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為，紙裡頭包不住火。你可得對得起你三俠的名譽。你這大年紀，一世英名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，人物皆以信義為本，你老當家的年過花甲，口可要與心同。」

就憑一句話，你這四十八位之中，倒是有黃三太沒有？」蕭三爺聞聽，雙眉緊皺，說道：「王家千歲，你老人家問的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高恒、賈明等，他十二位俱在其內，還是一個不少。」張奇善聞聽，笑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將他十二人俱都獻出來吧。孤家將他十二人拿住，在台灣省、大清國兩交界地方，埋十二根桿子，將他十二人號令。孤家因何這樣對待此十二人呢？擾鬧我王府，情尚可恕，不該盜去孤家寶刀、玉杯。我豁出我的台灣十萬大兵，三年糧草，我門一門十三省總鏢頭勝英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黃三太等十二人中，我勝三哥的門徒甚多，餘下有民子的盟姪。有蕭杰的命在，你動三太、香五一根毛發都不成，我們是自家爺們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王駕千歲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千千歲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蕭杰。」蕭三爺用手點指叫道：「張奇善！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打算出得了我這台灣麼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有民子三寸氣在，不能叫王爺你將我姪兒三太、香五等綁去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我孤家還不依仗人多勢眾，我孤家與你單打獨鬥。」

馬上步下，短打長拳，你若贏得了孤家，孤家放三太他們回歸大清國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你說一刀一刀刺，我都不含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我孤家若用紅毛銅攪鋼槍贏你，不算孤家的本事。因為你是短兵器，孤家不能用長兵器贏你。」又叫道：「石賢弟！將銀妝鋼借與孤家一用。」石大帥將鋼撤下，雙手遞與張奇善。張奇善接過，遂套挽手。蕭三俠壓金背折鐵寶刀，二人就要比試輸贏。石元帥因見黃三太等乃是福壽綿長之相，不由得心中愛惜。倘若張奇善與三俠動起手來，後面這四十餘位必然命喪於此。因為張奇善背後有三千歲在那裡帶隊，倘若動起手來，三千歲乃是性烈之輩，無論勝負，一時火起，大喝一聲，隊伍齊上，蕭三俠等五十位焉能是大眾的敵手？無論有多大本事，也打不出台灣去。石朗思索至此，遂心生一計。王爺方將銀妝鋼套好了挽手，石元帥遂對王爺說道：「王家千歲暫息雷霆之怒，老當家的也暫息虎狼之威。王爺乃是一省之主，蕭三俠乃是成名的俠客，倘若動起了手來，萬一有傷損，如何是好？依臣愚見，老俠客與王爺不如遞一趟拳腳，王爺若是勝了老俠客，老俠客就將黃三太他們十二人當面獻出，任憑王爺治罪；老俠客若贏了王爺，就放三太他等過關。俱都是練武的，遞一趟拳腳分出勝負，兩無傷損，豈不美哉？」蕭三俠聞聽，心甚是感激石朗。蕭三俠心內明白，若是動了傢伙，明知道凶多吉少，眾寡不敵，焉能是張奇善的敵手？石朗的心意，因為知道蕭三俠終日練習拳腳，鋪著把勢場子，教著徒弟；張奇善乃是一省之主，他不能當著文武官員練拳腳，他的拳腳必然生疏。一遞上手，張奇善若是輸了，當中有石元帥說得來的人說情，必然得將黃三太他們放了。那知道石元帥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張奇善不同著人練拳腳，他在宮內可天天練，石元帥可不知道。王子張奇善聞聽石朗言說遞拳腳比較勝負，甚為喜悅，心中說道：「還是石賢弟偏向著我。」遂將銀妝鋼又遞給石朗，蕭三俠折鐵寶刀仍然還鞘。二位這才亮開架勢，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各使平生學業。一位是老俠客武藝超群，一位是王子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有萬人不當之勇。這才是棋逢對手。金頭虎在一旁大聲喊道：「死了也不冤啦，開了眼啦！我將沖天杵露出來吧，我還蒙著幹什麼？」且說二位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未見勝負。張奇善乃是少林門的武術，將蕭三俠英雄帶捋住，死不放手；蕭三俠一繞張奇善的手腕，大拇指一點張奇善寸關尺，張奇善五指俱鬆，三十六把左右拿，七十二手破法，一招一勢，摘、揭、撕、劈、打、抓、拿，死中求活。二人的胳膊腿咯嘎咯嘎亂響，各無勝負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若是我，早讓他扔到雲南去啦。」張奇善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拳法閉著，孤家遞不進去；孤家閉著，老當家的你也遞不進來。咱們二位還是動傢伙比較。」遂叫道：「石賢弟將兵刃借與孤家，不要多言。」石朗暗中思索：我看黃三太他們俱是長壽之相，怎麼搭救不了呢？張奇善接過兵刃，雙手左右一分。蕭三俠套挽手壓金背折鐵寶刀，回首捻髯，往南觀看，心中暗想：黃三太等十二位，獵戶三十餘位，你們四十九個人，若有命，蒼天見憐，老夫勝了張奇善，咱們平安出關；若是輸了張奇善，咱們爺兒五十個，休想活命。老英雄思索至此，抬腿擦折鐵寶刀，剛要動手，西南角樹林叢中，有一棵枯樹，兩圍來粗，由樹孔之中，就聽有一人大聲吶喊，童子聲音，叫道：「呔，蕭老三你拚命，你有幾條命？老朽來也！」

蕭三俠、張奇善二人忙回頭觀看，只見此人紮煞著背膀，在當中一站，面向南大聲說道：「後站！老三，你不就是一條命嗎？後站！」蕭三俠一看，將刀一橫，叫道：「老兄長！」

那老者說道：「什麼老兄長，後退吧！」蕭三爺諾諾連聲，往後而退。老者轉身面向北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老朽拜見。古語雲，大將必有容人之大量，千歲爺高抬貴手，饒恕他們五十人的性命。蕭杰學而未成，三太等武學的功夫，不過練了十年八載，實無驚人的本事，老朽拜懇，王爺可以恕過他們。」張奇善雙鋼交於左右，捻髯觀看：此老者其貌不揚，頭如麥門，身材三尺高，頭上短髮不過三寸，長頭髮起縷子，挽著髻兒，一臉的油泥，蒼白鬚髮紫裡紫；身穿藍布破棉袍，青布一塊，月白布一塊，灰布一

塊，補釘層層疊疊，雅賽和尚的袖頭似的；腰間這條帶子，破布條與草繩擰的，背後肯定一個草簾，三尺餘長，大概是大河洗臉，廟中睡覺，晚間打開草簾當褥子；足下穿生麻草鞋，麻梗線串紅頭繩係著，沒穿襪子，腳面肉皮與地皮顏色一樣，形如乞丐。張奇善一看，四五千人的戰場，來了一位要飯的了事。張奇善看罷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可別小看他。」張奇善遂對那老頭說道：「事關重大，不必瞭解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天下人可了天下人的事。我看你們雙方兵刃並舉，焉有袖手旁觀之理呢？」張奇善遂說道：「老者貴姓高名？」

老者說道：「二十餘年未曾提過名姓，偶爾之間，還是真想不起來啦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者不要取笑，世界上哪有忘去名姓的呢？請道出尊姓大名。」老者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我有幾位師弟、盟弟，他們俱都在大清國有點名氣。老朽乃是殘年暮景，已成廢人了。」張奇善問道：「你老人家的師弟、盟弟都是何人？」老頭答道：「大明家未沒之時，有四大鏢頭是吾之盟弟。頭一位南俠王陵；北路鏢頭勝英，勝英不但是我盟弟，還是我師弟；東路鏢頭石俊山；西路鏢頭錢士中，這都是我之盟弟。明末清初鎮九江屠粲、火德真君孔華陽、勝英、李剛、華謙華子遠、登山豹子楊義臣、鑽雲太保賈斌久，秦天豹八爺早故，這都是我的盟弟。再說三俠，孟鏗、蕭杰、勝英，我們師兄弟四個，我是大師兄。諸葛山真、勝英、弼昆，我這三個師弟帶藝投師，吾之老師不欲教傳，師兄代師傳師弟武技。他們三人與我學藝二十餘年，我這群盟弟、師弟，俱是無能之輩。」張奇善一聽，他將大清國有名的人物，都拔出來啦，全是他的盟弟、師弟。張奇善遂說道：「請問老義士貴姓高名？不要取笑。」老頭答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如若問老朽，複姓夏侯，雙名商元，人稱綽號震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。水面有一個小小別號，叫趕浪無絲。」大眾一聽，俱各伸舌頭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叫甚麼玩藝？一說一大片，我就記住一句，虎頭大王加麼六，大頭鬼嗎？」張奇善聞聽，當時一怔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劍客老義士。聽人傳說，老義士有二十宗絕藝，人不能學。」

老劍客聞聽，擺手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非也。提起我的出身，唉，人生我白駒，陽世三間混水魚。想起我之來歷，至今老朽傷心，恍然一場大夢。我六歲之上，我那生身的養娘，拍著我的腦袋說道：『孩子，為娘沒生下你時，你天倫盼兒盼女，盼的為娘生下你來，頭如飯碗大小，身子半尺來長。你天倫大怒，言說為娘生下怪物，快快用土埋了吧。』欲要將我活埋。為娘哭泣對我天倫說道：『他投爹投娘來了一場，有五官有四肢，就是頭大一點。養他幾年，他若是會說會道，咱再撫養於他。』五年的景況，為娘受了五年的折磨，你天倫見著你，他就怨恨為娘，六歲上你才學會說話，你天倫又說出絕話，他問到為娘：你是有夫妻之義，你是有母子之情？為娘問道：當家的，怎為夫妻之義？怎為母子之情？你的天倫拍著我的腦袋對我說道：你若有母子之情，你領著你的兒子去過日子去，咱夫婦離散；你若有夫妻之情，將他活埋了，咱夫妻度日。我那老娘親哭泣著說道：『咱夫婦乃是嫡配，豈能半途離散呢？咱將孩子扔去還不行嗎？何必害他性命呢？』我那狠心的嚴父，將我挾至離家二十餘里，扔在開窪。我尋茶討飯，誰見了我都給我錢。一日，我在荒郊啼哭，遇著我那慈善的老恩師，他問道：『小孩，你為何在野地啼哭呢？』我遂答道：『我想我的父母。』我那老恩師說道：『你怎麼不回家呢？』我就將我天倫如何嫌我貌丑，我要回家，必得將我活埋，我就將不敢回家的話說了一遍。這位道爺用手量了量我的腦袋、身子、腿，遂說道：『你跟我當道童去好不好呢？』我說：『你老人家要給我吃飽飯，我就跟你老人家去當道童。』我那慈善的老師，將我帶至武昌府江夏縣，范文正公墳後松竹觀，萬松山。我在廟中學徒五十六年，六十二歲出師，酒色財氣，拋去三個半，還好點氣，終朝每日尋茶討飯。我要飯倒好要，人家看我這廢人的樣子，全都給我。我在大河內洗臉廟裡睡，吃飽了我就在廟裡學習。今年小老兒還年輕呢，才八十四歲。我學練了七十八年，斷子絕孫。別位誰也捨不得這麼練功夫；別位要是捨得練功夫，俱都比我強，我乃廢人也。老朽的軟功夫，不論茶碗飯碗擺好了，碗上排碗，我在碗上走一趟，那碗紋絲兒不動；硬工夫，兩根柱腳石，老朽一腳，可以跺碎。老朽縱遠能縱一丈七尺，若是三丈寬的河，老朽能縱過去。拾幾根柴禾棍，老朽將柴禾綁成，拋在水中，老朽頭一縱，腳尖一點柴禾把，第二縱就可以縱到彼岸。黃三太他們十二人之中，有一名叫歐陽德的，他的天倫常與我開玩笑，將老朽破棉袍掀開，用手拱老朽，老朽雙股一挾，他的手就拿不出去。老朽外腎囊，可以用石頭砸，猶如鐵的一般。老朽練的鐵襠，油錘冠頂，兩太陽砸磚，鐵尺排肋。王駕千歲，要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工夫。老朽拜求王家開天地之恩，他們老少五十人，家中都有妻子老婆孩，何必叫他們俱都骨肉分離呢？」

張奇善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前二十年前，孤家耳聞有這麼一位劍客，近二十年來，總未聽說劍客的行蹤。看他的長像，其貌不揚，這樣大事，就憑他三言五語，就給完了？我必得要考較考較他的能為武技如何。」張奇善遂將兵刃交於左手，口中叫道：「我們事關重大，老義士不要多管。」張奇善口內說著好話，右手用了一個靠山掌，照定老劍客胸前打去。張奇善武學超群，膂力過人，冷不防這一掌要是打上，就可以打出多遠去。張奇善這一掌方伸出去，就看老劍客將手向下一順，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不得無禮！」這一掌立著下去了，正打在張奇善的手背上。老劍客乃是童子功，鷹爪力，這一掌打得張奇善直用甩手，將手背打凸出來一條肉槓。張奇善可就火啦，遂說道：「你這不是了事來的，你是勾串勝英，盜孤家寶刀，攪鬧孤家的台灣。你就是劍客，無論你是何人，孤家也要武力對待，見個勝負輸贏。」語畢，將銀妝鋼雙手一分，就要與老劍客動武。老劍客不慌不忙，叫道：「張奇善，我知道你的根底，你乃是佔山為王出身，霸住了台灣省。老朽怕你搶了我的棉袍去，你別看老朽棉袍破，還是冬暖夏涼的寶衣。」說著話，直奔西南，一片臥牛青石去了。到了臥牛青石旁，老劍客撤去背後背著的草簾子，脫去油棉袍，拿破棉袍將草簾一裹。眾人一看老劍客，身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，全都在外面露著，肉皮向下垂著，底下破藍縷綢的褲子，一條一條的。只見老劍客將衣服放在一塊臥牛青石旁，將腰向下一伏，用手將那塊臥牛青石一抓，磕膝蓋一頂那塊臥牛青石，兩肩頭一用力，將那塊青石掀起，用手將棉袍填在石頭底下，用青石壓住。那塊石頭四角見方，足有千餘斤重，老劍客鷹爪力的功夫，將石頭這一抓，看著毫不費力，就將棉衣放在石頭底下，眾人看著莫不驚奇。

四千餘名馬步三軍，老劍客這一抓石頭不要緊，可就將那些三軍們，全都給鎮住了。老劍客也為的是先將眾人鎮住，要不然將衣服放在石頭底下，人家一個人搬不起來，還需用十個人搬呢。老劍客放好了衣服，說道：「這回你們偷也偷不去，搶也搶不去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才是大力神呢。我長這麼大，頭一次看見有勁頭的。」老劍客轉身形來到張奇善面前，張奇善亮開架勢，手擎銀妝鋼，就與老劍客動手。老劍客一看，張奇善真是要拚命的樣子。老劍客叫道：「張奇善你要與老朽動手，老朽沒有法子，老朽今年八十四歲了，我還能再活八十四歲嗎？沒有別的，老朽年邁無能，只有跟你拚命。你打上老朽，老朽就死。張奇善，你可曉得七十不打，八十不罵；老朽乃是將死之人，你何必與老朽這樣呢？」張奇善道：「你了事，能了你便了；不能了，你便不了，你為什麼強要排解？你就是劍客，孤家豁出去台灣不要啦，也得與你分個上下，事是決不能了的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為什麼要殺鏢行十二個徒弟？老朽年暮之人，死了也沒有人管。鏢行那十二位，乃是勝英的徒弟，勝英在大清國是個人物，你若將他十二名徒弟殺了，他焉能與你善罷甘休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你有所不知，鏢行十二人夜入王府，攪鬧孤家，情尚可原，決不該將孤家寶刀盜去。」

沒有孤家的寶刀，誰要出來瞭解此事也辦不了。」老劍客一聽，向張奇善笑道：「我打算王駕千歲為的是什麼呢，原來為的是一把破刀哇。如果要是有了刀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如果有了孤家的寶刀，萬事皆休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如果有了寶刀，將黃三太他們十二人放了，你還與我三弟蕭三俠為仇不為仇呢？蕭老三乃是住居台灣，是王駕千歲的子民，倘若千歲與蕭老三再為仇作對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住居台灣，奉公守法，息事寧人，排難解紛，乃是忠厚長者，我焉能與老當家為仇作對？君子一言出口，決無反悔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謝王駕千歲。」語畢，轉身形夠奔青臥牛石而來。來到青臥牛石前，用肩頭一扛石頭，一伸手將破棉袍捲取出。這回可省力啦，那塊石頭是活動的，故用肩頭一扛，就掀起來了。老劍客拿著破棉袍卷，來到張奇善面前，扔在地上，將棉袍打開被身上，一看裡面那個破草簾用繩捆得左一道，右一道，捆了好幾十道。老劍客要用手一道一道的解，可就費了事啦，老劍客用手指頭豎著一打，就好像拿刀裁的一般，登時將簾打開。復又將草簾一層層的揭開，只見張奇善那口綠鱗魚皮鞘，金背劈水電光刀，真金飾件；真金吞口，雙垂燈籠穗，耀人眼目。老劍客一下腰，拾起寶刀，噹啷啷一按崩簧，金背

劈水電光寶刀出鞘，拋於地下。王爺一看寶刀，如獲斗大的一顆明珠，真好似完璧歸趙一般，叫道：「老義士，我與你師弟乃是朋友，我待他不薄。大清國的秦尤盜了皇家三寶，來到台灣獻寶，欲要在台灣隱身。我若是將三寶留下，我給秦尤一個小官職，勝英如何能破得了此案？皆因為都是知名的朋友，我派我的石大元帥，將秦尤與那三寶，暗地送到勝英面前，我這個朋友也就算含糊了，怎麼他還暗地打發徒弟來擾鬧王府？擾鬧的我王府，我還可以原諒，不該將我的寶刀、玉杯盜去，叫我對於交友太傷心了。」老劍客微笑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擾鬧王府是他十二個人，盜寶刀並不是他們。王駕千歲有所不知，我兄弟勝英乃是有良心之人，受人點水之恩，必當湧泉以報。他們十二個來在台灣，禍頭是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猴崽子，就應當將他一個人宰了。此事勝英絲毫都不知道，我必然叫他們將王駕千歲的天高地厚之恩，對勝英學說了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請問老義士一言，我齋下寶刀你老人家怎樣盜去？求老劍客對我說明，我也好長些見識。」老劍客笑道：「皆因王駕千歲傳諭去請文武官員時，銀安殿內無人，老朽在鬧龍案底下。文東武西排班站立，千歲議論事，猴崽子賈明從那銀安殿上掉下來，王駕千歲將他拿住，他說了些胡言亂語。王駕千歲問他，他說是保鏢的，小冤家假充大輩，問起勝英，他說是他盟兄，王駕千歲恩施格外，將他綁繩打開。傻小子不說人話，讓王駕千歲自縛，他扛到大清國找皇上去。王駕千歲氣得站起來，及至千歲坐下氣的時候，老朽我也有氣。那時王駕千歲的寶刀在腰間亂晃，老朽將刀把抓住，用匕首將帶刺斷。及至王爺與大眾等出去拿黃三太等時候，老朽一看鬧龍案上那茶杯很好，必是王駕千歲心愛之物，老朽遂伸手將茶杯取下來。王爺拿住黃三太十一個人的時候，反倒放了禍首賈明。王爺回歸座位一看，玉杯失去，王家言說勝三弟恩將仇報。大帥從中美言，命將黃三太提上來，王家審訊。八個王官去提黃三太等，進門一看，人已失去，那時就被我蕭三弟將人已經救走了。老朽盜刀的原因，老朽恐怕黃三太他們出不了台灣，獻寶刀懇求王爺放了他們。古語云：君子不奪人之美。王爺在銀安殿上一拍鬧龍案說今夜晚間好怪哉時候，老朽遂用禿腦袋將鬧龍案頂起，老朽縱出去，王爺縱出去了。皆因為老朽日行千里，王爺日行七八百里，故此王爺追不上老朽。老朽在殿上用破棉袍擋著臉，為的是王爺當時看不出來是誰。老朽跑到四道殿脊上，老朽從脊上往下一滾，滾到簷子底下，繃在椽子上啦。臨事則迷，一時朦住王爺。王爺來到頭道銀安殿的時候，老朽將玉盞仔細一看，乃是稀世之珍，恐怕帶在身上給王爺損壞，無法賠償，老朽遂直奔三道殿內，將玉盞擱在三層殿東北角第一塊天花板上。老朽持絨繩上去擱的，王爺取杯的時候，可多要留神，摔了老朽可不管。王駕千歲格外施恩，請王爺鳴金收隊吧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，孤家言而有信，此事就算老義士瞭解。我欲請老義士與蕭三俠同到省城，與孤家盤桓幾日，孤家得與老劍客會談會談，好叫孤家頓開茅塞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招賢館，會賢亭，文武齊備，何短老朽一人？改日再與王駕千歲盤桓。」張奇善一看老劍客誠意不去，也不便勉強，遂傳下號令，大隊人馬回歸省城。忽聽鑼鼓一響，大隊人馬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全都回歸省城去了。

蕭三俠這才來到老劍客身前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謝過老兄長解圍救命之恩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我是老弟兄，何必言謝？」蕭銀龍過來對著老俠客磕頭行禮，老俠客伸手相攬。一看銀龍是女相，柳葉眉，杏核眼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瓜子臉，元寶耳朵，真是女相。老劍客遂問道：「賢姪妙齡幾何？」

銀龍答道：「小姪男十四歲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咱爺倆同庚，我八十四歲。」回頭叫道：「蕭三弟，令郎面似少女，不知道的看他又文明，又老實，其實這孩子又毒又狠又辣。賢姪，老朽禮貌不週，老朽有幾句話，要賢姪牢記：久後作事，十分伶俐使七分，留下三分給兒孫，十分伶俐都使盡，恐怕後輩兒孫不如人。」金頭虎道：「對啦，又損又壞，要踢我小金頭虎。」

黃三太等遂都過來請安，俱以老師伯呼之，說道：「姪男輩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高恒、侯華璧等拜見師伯。」

老劍客半禮相還，遂說道：「諸位請起，賈明跪著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老頭，我色兒不好哇？一鍋怎麼做兩鍋飯？為什麼他們都起來，單叫我一個人跪著呢？」劍客說道：「猴崽子你惹禍根子。二郎山惹禍也是你。蓮花湖暗探秦尤去，你給人家大姑娘喊好，老寨主將你拿住，你又將楊香五指出來，香五被獲遭擒，然後你也被獲，老寨主看在親情面上，將你等放回。聖母娘娘採花害人，為俠客應當除暴安良，將女賊除了總算對了，你偏說好些個損話。到了王府，你掉下殿來被獲，你為什麼將黃三太他們十一個都告訴張奇善？處處你砸禍壞事，你有多大能為？」金頭虎聞聽，一晃悠冲天杵說道：「告訴你老頭，要提本領大啦，就這一支胳膊要是伸出去，七套大車打我的胳膊上軋過去，連個白印都沒有。你要不信，老頭咱倆比試試，就這只胳膊，可以叫你盤槓子。」老劍客聞聽，不由得心中暗笑道：「你師傅和尚跟我學藝，你還要跟我比試試？沒有別的，今天我替你師傅教訓教訓你。」老劍客道：「好好，我就在你胳膊上盤一回槓子吧。」金頭虎伸著胳膊，晃悠著腦袋說道：「不含糊，你來盤吧。」老劍客一伸手，照定金頭虎的寸關尺，用兩個手指捏，金頭虎這回可遇上釘子啦，只聽「噯呀噯呀」，可就喊開了。列位，老劍客是鷹爪力，青銅錢三寸來長，用兩個手指一捏，無論有多大膂力的人奪不出去，然後鬆了手，那銅錢就得壞一半。這一捏金頭虎，金頭虎如何禁得住？

可有一宗，老劍客捏金頭虎，用的也就是五七成勁；若是用十成勁，金頭虎的胳膊就折啦。老劍客捏著，金頭虎的臉上大黑麻子坑裡汗珠可就流下來了，叫道：「快鬆手！快鬆手！這兒沒有金鍾罩，辦了。」老劍客恨金頭虎太頑皮了，哪能鬆手呢？

工夫一大，金頭虎可實在受不了啦，說道：「你要再不鬆手，我可管你叫祖宗啦。」老劍客一想，他若是叫祖宗，太不像樣子啦，遂將兩指一鬆，金頭虎直抖胳膊。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再跟大師伯比試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，誰去找打去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師伯，你上我們鏢局子去一趟吧？我們也好在路上侍奉您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張奇善約我去招賢館我也不去；你蕭三叔叫我上蕭家鎮我也不去；你們叫我上大清國，我也不能去。回頭告訴你師傅，張奇善待鏢行之人不薄，處處都夠朋友，你師傅可千萬自己諸事留神小驚，可別栽筋斗。」語畢，披著破棉袍，踢哩踢啦，走出幾步去，蹤跡不見了。黃三太等拜辭蕭三俠，說道：「蕭三叔受累受驚，小姪男沒齒不忘大德。」蕭三俠道：「自己爺們，談不到報德。見了你師傅，替我請安問好。我們父子與眾鄉親回家去了。」蕭銀龍道：「父親你老人家回家，孩兒打算跟黃三哥他們上大清國去一趟。」蕭三俠聞聽，說道：「孩兒，非是為父攔阻你，皆因你娘一時離不開你。你再長上三五歲，然後再上大清國，跟黃三哥走鏢去，也不為晚。」蕭銀龍雖然願欲去，也不敢強去，皆因為三俠家規素嚴。銀龍杏眼含淚，說道：「何時等到三五年呢？」三太一看說道：「兄弟不要如此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就是三五年，你我弟兄自有在一處相聚之時。」

又對蕭三俠大眾抱拳道：「你們大眾請回蕭家鎮去吧。我們弟兄十二位，回歸大清國去了。」香五道：「賈爺，咱三月間由大清國起身上台灣，現在已經是五月了。你想想，恩師不知怎樣的放心不下呢，咱們得快著點走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師弟賈明要施展起飛毛腿來，誰也跟不上。」紅旗李煜說道：「打死豹，力劈梅花鹿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？行路還會慢了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賈爺不能含糊。」大家說著話，腳底下俱都加勁的走。傻小子哈吧羅圈腿，累得渾身是汗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的腿還沒放開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一輩子也長不了肉。都要把我累死啦。」

十二位英雄在路途之上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

這一日是五月二十二日，大家來到鏢局子。神鏢將勝爺正與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、李剛李四爺，在一處叨念此事呢，忽然間黃三太等由打外面進來。勝爺一看，一飄銀鬚叫道：「黃三太，你們這些日子，往哪裡去了？」勝爺方要抱怨黃三太，舉目一看，後面有侯爺、高恒二人，當著朋友，勝爺可就不能抱怨徒弟了，恐其朋友們臉上掛不住。勝爺一看，只見老美侯爺腦皮錚光瓦亮，勝爺就知道是侯華璧。皆因為他們十二位走後，勝爺終日惦念，時常上侯家集打探，侯宅的家人就將侯爺與眾位追秦尤去的話說了一遍，可是不知道他們奔哪一方追下去了。

勝爺怎麼知道去由侯家集打探呢？因為他們臨走的時候，將救欽差的事給勝爺寫了一個名帖，勝爺接到名帖，遂趕緊給院衙門送信，院衙門的官人，將欽差接回了院衙。過了好幾天，勝爺仍不見三太等回來，老頭子可就著急了，遂遣人四外打探，始終無有下落。這日正與李剛李四爺、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在一處議論此事。勝爺與弼昆說道：「三太他們十二人，想必不在了。那三太性情傲慢，向來不服人，賈明是砸鍋匠，到處惹禍。他們十二人也許走到深山裡，遇見佔山的賊寇，將他們十二人俱都害了。」弼昆

長老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亂想，三太他們俱都是福壽之相，閒暇無事的時候，我給他們批過八字，三太福壽綿長，楊香五八十餘歲之壽，賈明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」

弼昆長老話言未了，就見黃三太他們一塊進來。勝爺一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生氣。一飄銀髻，方要抱怨黃三太；一看侯爺在後，又有高恒，勝爺可就回嗔作喜說道：「三太你這些日子哪裡去了？」三太等給勝爺與弼昆長老、李四爺大家行完了禮。

千里獨行俠侯華璧此時與勝爺行禮，口中叫道：「伯父，千里獨行俠侯華璧與勝老伯父行禮。」勝爺趕緊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侯義士不要如此稱呼，勝英擔待不起。侯義士請起。」侯爺說道：「勝老伯父不必客氣，我與三太、香五他們是弟兄，您當然是長輩。您若看得起我侯華璧，您就認下我這個姪子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侯義士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。功高莫如救駕，嫉妒莫如絕糧。侯義士此次功勞浩大，美名不朽，與勝英弟兄相稱，增光不少了。」三太在一旁說道：「恩師就不用客氣了，侯爺與我們弟兄情同骨肉，義同生死，你老人家就與侯爺伯姪相稱吧。」侯爺又與勝爺彼此謙遜了一回，侯爺仍是以姪輩自居。高恒過來也與勝爺行禮，行禮已畢，勝爺遂與侯爺給大家引見，又給高恒與大家引見，勝爺誇獎了高恒一回水性。此時遂問黃三太去台灣的事，黃三太垂手站立，不敢言語。金頭虎賈明在旁邊憋不住勁啦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我告訴您吧。我們由侯家集上台灣，乃是高恒與老美願意去，楊香五在旁邊罵街激火。我還直勸他們都不聽，誰要不去，誰就中誓。沒有法子，我就跟他們去啦。到了台灣，夜間偷著上王府銀安殿，叫張奇善知道了。」金頭虎說到這兒，黃三太、楊香五一聽，金頭虎要推乾淨身子，三太、香五遂將傻小子如何罵街激火，到台灣傻小子怎麼銀安殿上掉下來，十二位被獲遭擒，兵困蕭家鎮，老劍客盜刀獻刀解圍一切之事，與勝爺細細說了一遍。勝爺聞聽，不由得大怒，叫道：「弼昆你聽見沒有？你徒弟淨這麼惹禍可怎麼了？蕭家鎮三百餘戶，幾乎被大兵給洗了莊村。獵戶與蕭家父子五十位，與張奇善若是動起手來，焉能有蕭家父子與大眾的命在？張奇善待我恩高義重，他們這一來，豈不叫張奇善看咱們不夠朋友？現在人家將秦尤送來二十餘日了，送差的是石大元帥，這個人情夠多重？咱們鏢行的人到了台灣，鬧得地覆天翻，全都是你徒弟的過處。」弼昆長老聞聽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叫道：「賈明，還不跪下！今天非叫你跪二天一夜不可，你到處惹禍砸鍋。」賈明心中暗道：「走道累得羅圈腿都要折啦，好容易來到鏢局子，人家喝茶洗臉吃飯，我還得跪著，真倒了運啦。」此時酒席已經擺好，侯爺、高恒上座，勝爺與李四爺、弼昆長老、諸葛山真、黃三太等，大家相陪。

金頭虎在下面跪著，向著侯爺用嘴打呼嚕，使眼色，偷著指勝爺。侯爺心中明白，小子這是我給他請情呢。侯爺看著金頭虎在下面跪著，也真怪可憐的，侯爺遂站起身形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探台灣是我們十二個人，此時你老人家叫賈賢弟一人跪著，我實在心中不安。請求老當家的多發慈悲，叫賈明賢弟起來吧，看在小姪我的面上。」勝爺遂說道：「弼昆你看，侯義士給他求情，你看在侯義士的面上，叫他起來吧。」弼昆長老叫道：「賈明，侯義士與你勝三大伯給你請情，起來吧。還不謝過侯施主與你勝三大伯？此後再要惹禍，將你雙腿砸折。」

賈明遂站起身形，謝完了勝三爺，又叫道：「老美，我也謝謝你。」侯華璧說道：「我給你求情，你還叫我老美？」

勝爺又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們以後出外，不可任性，這一趟台灣，幾乎斷送性命。為人總得立品修身，學子由、子夏。你們這一擾鬧台灣，叫我怎麼對得住張奇善？人家將三寶與秦尤送來二十多天了。」說罷，又吩咐：「將秦尤架來。」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到後院，工夫不大，將秦尤攙來。老英雄一看，秦尤帶著全副刑具，蓬頭垢面，黃頭髮挽著發髻。雖然鏢局有人給他吃喝，誰給他洗臉理髮？所以不像人樣了。勝爺叫道：「秦賢姪，你認識老夫嗎？賢姪呀，我不說你也不知，我與你父弟兄八位逢虎山歃血為盟，山頭上大旗飄擺替天行道。我們派嘍卒頭目四下踩探，有清朝一個奸官，刮盡地皮，苦害良民，貪贓受賄，卸任回籍，踩盤子的探明，上山來報。那時節你天倫秦八爺帶領嘍卒，堵住賊官必由之路，賊官有十餘輛車在前面行走，被那秦八爺劫住。賊官有護院的被八爺將傢伙打飛，賊官口出不遜，你父大怒，將賊官一家大小十三口刀刀斬盡。殺到賊官的愛妾，那女子跪在塵埃，央求你的天倫饒命。」

那女子說自己是賊官霸佔的，並不是賊官的妻室。你父遂將賊官愛妾留下，將賊銀取出數千兩，在村莊暗置房產，收留為妾，從此你天倫在逢虎山住幾日，在家住幾日。事機不密，被你邱三叔知曉，你邱三叔將此事向我報告，酒席筵前，我勸你天倫幾句，我說：『你殺賊官家一十三口，為什麼霸佔賊官的愛妾？豈不成土豪惡霸了？』你天倫性情高傲，在酒席上弟兄僵了火。你天倫說道：『勝英你不獻絕藝，你不姓勝；我不獻絕藝，我不姓秦。』老夫被迫無奈，遂施展迎門三不過，頭一鏢打在明柱之上，第二鏢又奔明柱打去，汝父一躲閃，正中哽噪咽喉，拜兄無意打拜弟，誤傷汝父之命。老夫哭得死去活來，目中流血，明清八義從此各自回籍。老夫押靈回太倉，見了我那弟婦，老夫說話准心口如一，老夫就將誤傷盟弟之事，對我那賢德弟婦說了一遍。你母言說老夫向來有容人之量，何以不能容盟弟？老夫遂對你母說道：『人死不能復生。弟妹你如我親胞妹，秦尤如我親弟男子姪一般，有勝英一天，不能叫你母子受饑寒之苦。那時汝尚幼小，不大記憶。二十年來，汝母子瞻養，俱是老夫供給。秦尤你現在二十餘歲，你拿過一文錢養你那娘親嗎？你子報父仇，其志可嘉。你有本事，你可以找勝英啊，你為什麼盜皇家的寶物，刺殺欽差，作此大罪彌天、不可挽回之事呢？秦尤啊，你母守你二十餘年，倘若知道你作此大罪彌天之事，豈不將你母生生嚇死？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就是老夫的弟男子姪，叔叔大伯，老夫也不能拯救於你。將你送到院衙堂訊後，必然送往京都交到督察衙門，必然問成死罪，輕者殺，重者剮。秦尤呀，到了那時，你可別怨恨老夫啊。你的娘親自自有老夫年供柴月供米。』秦尤聽至此處，將身上的刑具一晃，嘩啦啦亂響，叫道：「老匹夫！你別雨後送傘。將小太爺送到北京，斬殺存留，小太爺不能含糊。若是有小太爺的命在，不殺老匹夫勝英，誓不為人！」勝爺低頭不語。後面怒惱神刀將李剛：「小冤家，你天倫在世，也不敢辱罵勝三爺。你這個小冤家，竟敢口出不遜，辱罵長者。」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們大家亮傢伙，將小冤家剮了！」三太、香五大家聞聽那秦尤辱罵勝三爺，就氣得恨不能將秦尤吞活咽了，一聽李四爺吩咐，叫將秦尤剮了，正中了小弟兄們的心意，嘩啦啦兵刃亮出，將秦尤圍在當中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們哪一個敢動手？誰要動秦尤一塊肉皮，盜三寶刺殺欽差的官司，誰就得打去。」小弟兄們一見勝爺惱怒，全都將兵刃收起，一個個不敢違命。勝爺又對李四爺說道：「秦尤是你我姪輩，還能跟他一般見識嗎？你的性情太剛了，看在死者秦八弟的面上，也不能將他怎樣啊。況且鏢局也沒有殺人的權力呀，如果將他殺了，這場官司誰去打啊？」李四爺被勝爺這麼一說，只是閉口無言。勝爺遂令三太等，將秦尤仍然攙到後院去了。暗暗派三太、香五二人去給院衙門送信，就說秦尤與三寶俱都拿到，並報告秦尤係台灣官面所獲，皆因為與鏢局勝英是朋友，故此台灣的武官將秦尤給送到鏢局。

院衙門得到此信，急忙派遣差役前來提差。三太、香五就進了鏢局子的門，院衙門的王千總隨著亦就到了，帶領差役四十餘人，來到鏢局後院門。秦尤提到外面上了大車，勝爺面向王千總躬身施禮說道：「秦尤與三寶俱都交付千總老爺啦。還求千總老爺一事，官刑勝英不敢多言，對於秦尤，千萬，千總老爺，可別加以私刑。若是往北京送的時候，定是千總老爺解差，在路途之上，飲食起居，還求千總老爺多多照應，別給他罪受。」王千總聞聽，心中暗想：秦尤陷害勝英，勝英還托情叫照應秦尤，人言勝老達官有容人之量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到底大人物作事，不與量小的一樣。王千總思索至此，遂對勝爺抱拳道：「勝老達官您請放心，私刑決不能給他受的。在路途之上，若是在下解差，決不能叫秦尤受一點委屈。勝老達官你老人家請放心吧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王老爺，還求您替小民代稟欽差大人，就說勝英賤恙在身；不能前去面見大人。勝英向來法官，求大老爺多多費神，將下情上稟欽差大人。」

王千總點頭應允，眾人將秦尤搭在車上。守備李廷仁乘跨座驥在前，王千總押後，車上四名差官抱著兵刃，架著秦尤來到城裡。進了西院門，值日的差官向裡面回話，差官房回事的回明欽差大人，堂諭下：夜晚審訊秦尤。隨堂站班的闔城文武官員，俱都前來伺候欽差大人升堂。正當中供著聖旨，大人偏坐，公案桌上兩條九曲葫蘆棍，桌子上擺著九頭獅子烈火印。列位，欽差大人是先斬後奏，代天巡守。那兩條九曲葫蘆棍，是皇家欽賜的，遇有大事，雖然有聖旨下，若用九曲葫蘆棍，向聖旨點三點就可以抗旨

行事，是皇上准許抗旨。九頭獅子烈火印，可以先斬後奏。